

希行、卫幽
联袂诚意推荐！

新人王

15 端木景晨

人气最佳代表作！



衣香

（上）

15 端木景晨 / 著

秋水丰神冰玉肤，等闲一室
薛家九小姐艳冠京华，可美丽是她
兢兢业业，只求在衣香鬓影的繁华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衣香

端木景晨 / 著

上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衣香 / 15端木景晨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229-07827-0

I. ①衣… II. ①1…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6725号

衣 香

YIXIANG

15端木景晨 著

出 版 人 :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刘 嘉 李 梅

责任校对: 唐云芸 刘 真

装帧设计: 一亩幻想

封面插图: 狐狸cdj 竹铃叮当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42.5 字数: 94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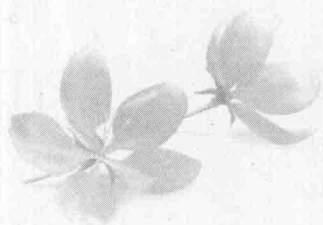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827-0

定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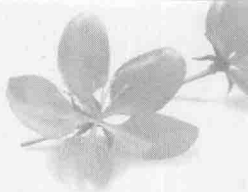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第一章 风华初绽 1
- 第二章 娇蕊陨落 30
- 第三章 御赐孽缘 52
- 第四章 算计姻缘 86
- 第五章 寺庙幽会 106
- 第六章 预备出阁 129
- 第七章 良辰美景 137
- 第八章 盛家新妇 143
- 第九章 姨娘继子 157
- 第十章 教唆挑拨 165
- 第十一章 他的妒妇 175
- 第十二章 三朝回门 185
- 第十三章 贵人进宫 221
- 第十四章 再遇萧郎 257
- 第十五章 沧海遗珠 291





第一章 风华初绽

腊月的盛京，一场大雪，屋脊树梢皆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敛尽浮华。

拾翠馆的庭院，一株红梅傲雪盛绽。偶尔有红艳花瓣落在雪色地面，锦绣般绚丽，点缀了雪地的单调。

拾翠馆小巧精致，三间上房，带了四间小小耳房。天寒地冻，东次间垂了厚厚的防寒帘幕，两口青绿古铜暖炉将热气源源不断送入东次间的角落。

薛东璩穿了件蜜合色绣玉簪花绫袄，坐在临窗的大炕上，斜靠着青缎弹墨引枕做针线。

外间传来女子低低笑语声，须臾帘子一挑，进来两个十六七岁的丫鬟。

“九小姐……”一个穿着葱绿色碎花绫袄的丫鬟屈膝给东璩行礼，她叫宝巾，是东璩祖母薛老夫人屋里的贴身丫鬟，“二舅奶奶带着两位表小姐回京过年，今儿过府看望老夫人。老夫人让问一声，您身上好些了没有，倘若好些了，去见见舅奶奶。”

东璩起身下炕，叫了声宝巾姐姐，笑盈盈道：“我不碍事，这就去。辛苦姐姐走一趟……”

然后吩咐自己的大丫鬟橘香给了宝巾一个八分的银锞子打赏。

宝巾很大方接了，说了句多谢九小姐，又跟着橘香出去。

东璩每日都要去给老夫人问安。前几日下午雪路不好走，却逢老夫人高兴留吃晚饭。回来时天黑了，琉璃宫灯光线太暗，橘香滑了一跤。东璩眼疾手快去扶她，结果自己足下不稳，也跟着滑倒。

橘香没事，她却把脚崴了。这种事太丢脸，只好说染了风寒。

好在下雪天寒冷蚀骨，家里好些人染了，老夫人没有起疑，还打发丫鬟送了些汤药、吃食来。

橘香送宝巾出去，橘红就开始帮东璩更衣。

穿了件丁香色折枝葡萄纹葛云绸褙子，玉色双喜临门暗地织金褶裙，素雅大方。瞧着橘红拿出了五彩缣丝石青银鼠披风，东璩忙道：“不要这件，穿那件石青色羽缎披风就好。”

这衣裳太出彩了。原本，一件五彩缣丝的披风，在薛侯府很平常，簪缨望族，谁家的女眷不是衣着华丽？可东璩不行。

她衣橱里的衣裳大多是藕荷色、湖水色、月白色的素颜料子，只因她长相太过于打眼。

明年正月就满十五岁的薛东璩，身量高挑，腰身曼妙。肌肤莹润白皙，眼睛斜长，眼梢上挑，眸子乌黑似墨色玛瑙，轻颦浅笑间风情灼烈，妖娆妩媚。

好几次听到家里的婆子、丫鬟甚至伯母、姐妹们在背后说她天生狐媚模样。

公卿之家的嫡小姐，将来会嫁入门当户对的簪缨望族。娶妻娶德，长成这样，家里的长辈总担心太过于轻佻。明白这个道理后，她的衣着总是素淡，虽不掩容貌艳丽，总算让老夫人觉得她行事低调谨慎，对她喜欢了几分。

橘红乖顺拿了石青色羽缎披风给她穿上，橘香送走宝巾，折身回屋来。

东瓊便吩咐她：“你開箱笼，把我那对汝窑梅瓶、玻璃水晶梅瓶还有青花瓷的都寻出来，再带几个小丫鬟摘些红梅。青花瓷梅瓶装送母亲，汝窑装着的送大伯母，玻璃水晶的，我自己带着，去老夫人那……”

橘香目露不舍：“送出去了，就回不来……”她小声嘀咕，“咱们房里没几件好东西，青花瓷梅瓶另说，这汝窑和水晶的，却是咱们压箱底的。马上就过年了，摆不出来，夫人又该骂了……”

夫人，是指她的继母杨氏。

薛东瓊的父亲是薛老侯爷的第五子，永兴四十五年的状元郎，如今在翰林院任修撰。他早年娶工部尚书韩家的长女为妻，生女薛东瓊。韩氏难产而去，次年娶建衡伯杨家的第五女为继室，生有一女薛东琳，一子薛华逸。

听到橘香的嘀咕，薛东瓊笑起来：“如今大了，越发难调动！快去，啰嗦什么？”

语气亲昵，可见她对这个活泼可爱的大丫鬟很喜欢。

橘香撇撇嘴去了。

把三对梅瓶找出来，摆在临窗的炕几上，华贵灼目，橘红瞧着也心疼。

“小姐，这水晶梅瓶是老夫人赏的，要是丢了……”她亦劝东瓊。可想起她们屋里只有这三对梅瓶，不能换成别的，后面的话又咽了下去。

橘红不同于橘香，她性格温婉沉稳。

薛东瓊笑：“这个家里，不管多好的东西，都不是咱们的……”

橘香正捧着一把浓郁馥郁的红梅进来，听到这话，不免看了她一眼。

薛东瓊接过，自己摆弄着水晶梅瓶，一边插梅，一边跟橘香与橘红道：“这个家里的一草一木，甚至你我，都是老夫人、世子夫人的。这梅瓶送出去，老夫人、世子爷夫人高兴了，会有更好的东西赏回来。藏在箱底，她们不高兴，随便找个理由就能要了去。”

两个丫鬟连连点头。

东瓊索性说得更加明白：“老夫人和世子夫人高兴了，将来我出阁时压箱底多给些，那才是咱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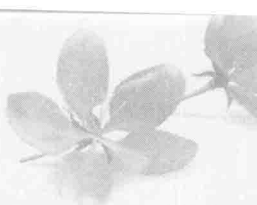
世子夫人，是指她的大伯母世子夫人。

橘红又点头，很赞同东瓊的话。

橘香却促狭一笑：“小姐，您现在就算计着出阁时的压箱底？”

橘红瞪了橘香一眼。

东瓊却很大方地淡然笑了笑：“嗯，要未雨绸缪嘛！”



橘香和橘红却没有笑。

五房的主母杨氏，对九小姐薛东瓊却少了几分真心实意。若不是九小姐五年前突然醒悟，总是在老夫人跟前行走，得了老夫人的欢喜，她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

先去嫡妻的女儿，在主母面前还不如庶女，能打压的时候，杨氏绝对不放过东瓊。不算计，能活得像今天这么体面？九小姐多么不容易，只有两个丫鬟知道。

五年前，九小姐才九岁，不谙世事的天真，不爱读书、不习针黹女红，只知道带着丫鬟四处玩闹。后来带着庶出的十小姐去后花园摘桑葚，不知哪个丫鬟撞掇，九小姐亲自爬树，结果摔下来。

她性子鲁莽，模样又太过于妖媚，家里的长辈都不太喜欢她，觉得她举止间轻佻，将来只会丢薛家的脸。一向不管媳妇房事的老夫人好几次破例，对五夫人说东瓊太不懂事，让她对薛东瓊严加管教。五夫人很委屈，说这孩子天性如此，管不好。

老夫人就更加不喜东瓊。

从树上摔下来后，薛东瓊昏迷了三天，老夫人和世子夫人勉强来瞧了一回，便不再管她。三天后她醒了，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整个人变得沉默内敛。而后，就慢慢好了起来，言行举止沉稳大方，好似换了个人。

老夫人喜欢佛经，九小姐就隔三差五抄佛经给老夫人，还陪着念经，一坐三个时辰不动，比老夫人还虔诚。

老夫人一开始很疑惑她怎么变化这么大。

所喜的，是越变越好，也打心里高兴。后见她行事内敛隐忍，没有幼时的轻浮粗莽，一派世家小姐的婉约文雅，便更加喜欢。

特别是东瓊耐得住性子念佛，最打动老夫人。

东瓊虽常帮着写佛经，字却不好，老夫人请了西宾，隔着屏风教了她两年；她女红不善，老夫人又从宫里的针线局请了最好的嬷嬷。

东瓊好学，而且领悟力极高，这些年总算不负老夫人，读书写字、针黹女红不说出彩，至少不拖后腿，能赶得上从小学习的诸位姐妹。

那时，老夫人发现东瓊的乳娘汤妈妈看人时眼珠子转来转去的，以前没有留心，发现之后就心中不喜。汤妈妈是五夫人的人，老夫人寻不到合适借口把人撵了，有些踌躇。

后来东瓊若有所指对老夫人道：“我让汤妈妈教我女红，她却教我绣戏水鸳鸯……祖母，我绣不好……”话未说完，脸上一片艳红，羞惭不已。

教没出阁的小姐绣戏水鸳鸯！

老夫人大怒，把汤妈妈打了出去，换了自己身边最得力的罗妈妈给东瓊使。

东瓊原先的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叫木棉，一个叫杜梨，都是五夫人杨氏赏的，好几次在她写字时，撞掇她：“小姐，您不想瞧瞧先生长什么样子？”

年纪小的姑娘总是充满好奇心。可她是千金大小姐，教书时还隔着屏风，怎能随意见

先生？东瑗听完丫鬟的话，只是单纯眨着大眼睛，不回答。

转身却告诉了老夫人：“家里的哥哥们能见……先生虽是授业恩师……可他总是外人……木棉和杜梨两位姐姐又是母亲跟前得力的，母亲恩赐给我使，定是不会犯错的……我有些迷惘，祖母……”

生怕说错了，结结巴巴的。

老夫人一瞬间变了脸，拿了木棉和杜梨，叫了外院管事来，当着五夫人的面，怒不可遏道：“把这两个小娼妇打三十板子，然后卖到娼寮去！”

两个小丫鬟，居然敢教姑娘不守本分？老夫人冷哼，拿眼睛瞟五夫人。

五夫人一瞬间面若死灰。

次日，当着世子夫人、二夫人、三夫人、四夫人的面，老夫人对五夫人道：“我知道你忙，不说你肚子里出来的琳姐儿、逸哥儿要亲自照顾，就连姨娘们生的婉姐儿、姝姐儿、妍姐儿和嫫姐儿，哪一个不用操心？瑗姐儿年纪大些，你顾不过来也情有可原。罗妈妈是我最看好的，行事懂轻重；橘香、橘红本分老实，让她们去服侍瑗姐儿，你也省心……”

口气很明显，告诫杨氏不要再管东瑗的事，老夫人会亲自照顾她。

四夫人沈氏当即掩袖而笑。

杨氏太不厚道，让身边的人把前任留下来的女儿教成狐媚子。用这种法子害瑗姐儿，不过是仗着老夫人从来不管媳妇们房里的事罢了。哪里知道，这小姑娘突然明白过来，在老夫人面前把杨氏的手段抖了出来。更加没有想到，老夫人这样维护这个孙女！

一向宽容的老夫人把媳妇们都叫过来，当面说五夫人，虽没有一句责骂之词，可句句都在暗说杨氏失了品德，对瑗姐儿太过于歹毒。

倘若不是真的气急，老夫人大可像从前一样，私下里跟杨氏说，给她留几分体面。

杨氏脸上似开了颜料铺，对东瑗亦不敢再使手段。东瑗对杨氏也越发恭敬忍让，行事又沉稳，杨氏对她虽不喜欢，却也抓不到她的错处，总算相安无事过了这些年。

想到这些，薛东瑗眼底便有了几分暖色。

梅花插好，让罗妈妈亲自给大伯母世子夫人送了汝窑梅瓶装的，橘香给五夫人杨氏送了青花瓷梅瓶装的，又叫了两个小丫鬟捧着水晶梅瓶，跟在橘红身后，随着她一起，往老夫人住的荣德阁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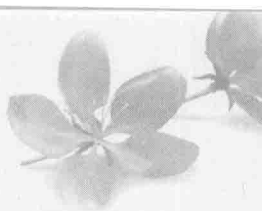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晴朗半天，天色又暗沉下来，薛东瑗扶着丫鬟橘红，绣花鞋外套着厚重木屐，踩在凝结成冰的薄雪上，青石小径吱吱呀呀地响。

路难走，她们主仆数人缓慢而行，花了多于平常一倍的工夫才到老夫人的屋子。

门口的丫鬟喊了声九小姐来了，替薛东瑗撩起帘子。屋子里女子欢愉笑声就溢了出来。

她脱了木屐进屋，在厅堂外间伺候的大丫鬟宝绿就朝着东次间说了句：“老夫人，九小姐来了……”亲手撩起东次间的银红毡帘，请薛东瑗进去。

东次间垂了防寒帘幕，东西墙角各有一只青绿古铜鼎，燃着银炭，源源不断的暖流徜徉，



暖如明妍春光。临窗大炕旁一盆水仙花亭亭婀娜。

屋里人听到丫鬟禀告的声音，目光都落在毡帘处，便见一袭青石衣衫的妙龄少女轻盈走进来。

临窗炕上，穿着孔雀蓝四合如意纹长袄的老夫人正拉着穿玫瑰紫二色翔凤云肩褙子的妇人说话，五夫人杨氏在一旁陪坐。挨炕三张雕花太师椅上，铺着墨绿色弹墨椅袱，坐着三个年幼的小姑娘。一个是薛东瑗的胞妹，五夫人的亲生女儿薛东琳。其他的，一个十四五岁，另一个十一二岁，薛东瑗都没有见过。

老夫人见东瑗进来，慈祥和蔼笑道：“瑗姐儿，快来见过你二舅母……”

二舅母，并不是东瑗生母韩氏娘家的舅母，而是建衡伯杨氏的二夫人，继母杨氏的二嫂。

东瑗屈膝给杨二夫人行礼。

杨二夫人受了礼，给东瑗一支赤金栖凤红宝石簪做见面礼。

东瑗笑盈盈接了，又福了福，杨二夫人就忙搀扶她挨着自己坐在炕上。

“这才几年没见啊，瑗姐儿长这么大，出落得这样水灵！”杨二夫人对东瑗赞不绝口，“老夫人真会调教人。我瞧着您的孙女，一个个都是赛仙女儿般的漂亮。老夫人可得教教我，我也学学，回去打理我们家薇姐儿、彤姐儿……”

老夫人高兴地笑起来：“舅奶奶过谦了。两位表小姐才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

东瑗抿唇笑，杨氏亦陪着笑。

杨二夫人又自谦了几句，拉着东瑗的手，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介绍给她：“小时候见过，你怕是不记得了……”

她指了指粉色衣衫的姑娘，“这是小四薇姐儿……”然后指了指豆青色褙子的小姑娘，“这是小六彤姐儿。她们都比你小……”

杨薇和杨彤就忙起身跟东瑗见礼。东瑗也福了福身子，喊了妹妹。

说着话，宝巾和宝绿把东瑗带来的两只梅瓶捧了进来，梅香馥郁，梅蕊娇艳，俏丽丫鬟素白皓腕捧着，格外清雅。

老夫人眼底的笑意更浓：“这是瑗姐儿带过来的？”

她认得那是她曾经赏给东瑗的梅瓶。

东瑗恭敬道是，又笑道：“院子里那株梅树开了花，想摘了几枝下来玩……想着祖母和母亲的院子都没有梅树，叫人给母亲和大伯母送了些，也给祖母带了几枝。就是怕太香了，不知祖母是否喜欢……”

“喜欢，祖母最喜欢梅香……”老夫人搂了她，满眸的笑意越发浓了，“好孩子，教你孝顺。”

让老夫人喜欢的，不仅仅是她的孝顺，还有她处事的练达。

给老夫人送了，也没忘自己的继母和世子夫人，办事周到妥帖，不给人说嘴的机会。

杨氏见老夫人高兴，附和着笑：“我也有份？”

东瑗道是。

杨氏就冲她慈爱笑了笑，说了句：“好孩子，难为你想着。”

然后就瞥了眼坐在一旁太师椅倚靠椅袱喝茶的薛东琳。

杨氏记得，她院子里也有两株红梅树，前几日去看她，还听到她跟丫鬟锦秋说摘了做梅花茶吃。现成的孝顺都不会，不及薛东瑗一半的精明！杨氏心中微气。

薛东琳见母亲看过来，便明白母亲的意思，不屑轻哼了一声，把头偏过去。她最看不得薛东瑗这样的，低眉顺目，见人就巴结，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样儿，哪像高贵的侯府小姐？

老夫人明明把杨氏母女的神态瞧在眼里，却装作看不见，笑盈盈跟杨二夫人说话。

不一会儿，丫鬟问是否摆饭。老夫人就笑着起身，领着她们去厅堂吃饭。

每日吃了午饭，老夫人都要小憩一会儿，这是几十年的老习惯。五夫人明白，略坐了坐，见老夫人精神不济，就笑道：“娘，二嫂刚刚回盛京，我们姑嫂好多年不见，说说体己话去……”

杨二夫人也笑道：“才回来，家里一堆琐事，我也要回去了，改日再来叨扰老夫人。”

老夫人笑眯眯的，道：“你们都忙，去吧，去吧。瑗姐儿在我跟前坐坐就好。”

五夫人和杨二夫人道是，领着孩子们，辞了老夫人，往五夫人的院子去。

老夫人有些累，就对东瑗道：“祖母睡会儿，你在炕上练练字，晚上吃了饭再回去。前日贵妃娘娘赏了只乌鸡，听说是南边进贡的，最滋补。东西少，不分给她们了，咱们祖孙偷偷享口福。”

薛东瑗笑起来，打趣老夫人：“那我跟祖母吃独食……”

老夫人大笑。

薛东瑗的大堂姐薛东婧早些年封太子良娣。三年前先皇薨逝，太子登基，改年号为元昌。太子妃封了皇后，两位诞下皇子的良娣封了贵妃。

薛东婧便是元昌帝的两位贵妃之一。

当年太子妃诞下皇长子，不足半月便夭折，薛东婧的儿子是二皇子，今年七岁，最得元昌帝喜欢。

后来皇后一直不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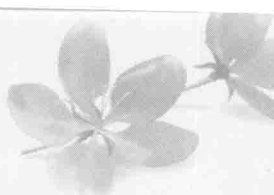
东瑗有次听父亲跟杨氏说，再过两三年皇后还不能生出皇子，元昌帝大约会立薛东婧薛贵妃的儿子为东宫太子。薛家的富贵只怕更上一层楼。

杨氏听了很高兴，薛东瑗却蹙了蹙眉。月满则亏，泼天的富贵得到容易，守住难。

老夫人屋里的丫鬟宝巾、宝绿、绿浮、紫鸢纷纷进来服侍。

绿浮、紫鸢替老夫人宽衣，服侍她歇午觉；宝巾、宝绿就搬了小炕几，拿了笔墨纸砚，替东瑗磨墨，伺候她在东次间临窗大炕上练字。

东瑗练字，宝巾一边帮她磨墨，一边小声跟她说话：“……前日就得了赏，老夫人一直叫厨房好生留着，还叫人问九小姐什么时候好，就等着您过来吃……”



东瑗的手微顿。

宫里赏的乌鸡，她生病了，老夫人宁愿自己不吃，也要留着等她病好了……

这份疼爱，东瑗很动容。她垂眸，修长羽睫似小小羽扇，将她眼眸斜笼在阴影里。但是宝巾知道她眼中有泪，便借口有事吩咐小丫鬟，走了出去。

东瑗用帕子拭了拭眼角，眉梢微挑，练字时下笔越发轻盈。

那边，杨氏带着嫂子、侄女往自己的院子去。

刚刚出了老夫人的院子，生性活泼的杨家六小姐杨彤就笑道：“刚刚那个九小姐，她长得真漂亮，就算是丹青圣手，亦难画她的风骨……”然后见姑母、母亲、姐姐和表姐都不说话，她有些讪，推表姐薛东琳：“表姐，你说是不是？”

薛东琳脸色阴沉。

刚刚在老夫人屋里，祖母对薛东瑗那样亲昵，她就有些吃醋；后来薛东瑗的梅花送进去，母亲拿眼睛瞟她，她心中存了怒火；现在听表妹这样夸薛东瑗，心底翻腾的怒焰怎么都控制不住，她冷冷哼了声：“漂亮有什么用？勾栏、戏园子的，都这样漂亮！”

“琳姐儿！”杨氏大声呵斥女儿，眼眸微沉。

把自己的嫡姐比成勾栏的，她又有什么体面？女儿这样不知轻重，让杨氏很愤然。

薛东琳不顾舅母和表姐表妹在场，怒视母亲，带着自己的丫鬟，快步回了自己的院子。

五夫人气得身子打战，扶着杨二夫人的手：“看看，都是她父亲宠的！我每次要教训她，五爷就拦着，如今……如今养成这样刁钻的性格！她都十三岁了……”

杨二夫人心中好笑，薛东琳的性格，其实更多是像杨氏吧？当初她做小姑娘的时候，也是这样刁钻泼辣的。

心中不屑，表面上还是要安慰她：“你别气，琳姐儿年纪小，不懂事……”

“姑母，您别怪琳姐儿，都是彤姐儿不会说话，惹了表妹。”一旁的杨薇便帮着母亲劝五夫人，然后给杨彤使眼色。

杨彤不过十二岁，却是极其聪明的，领悟了姐姐的意思，便笑道：“姑母，都是我不好……”

五夫人这才脸色微缓。

一行人继续往五夫人的院子走去，杨二夫人想起了什么，道：“芷菱，怎么你们家老夫人如此喜欢瑗姐儿？当年娘不是教你如何对瑗姐儿吗？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还是让瑗姐儿得了势？芷菱，咱们姑嫂不说假话，瑗姐儿这样受宠，对你和琳姐儿可没有好处。”

芷菱是杨氏的闺名。

想到这些，杨氏就恨得牙痒痒。

“还不是那些蠢货！”她压抑不住怒意，愤然道，“我千叮咛万嘱咐，让她们好好‘照顾’瑗姐儿！可瑗姐儿刚刚在老夫人面前行走两个多月，得了老夫人几句夸赞，她们就沉不住气，一群没用的废物，枉费我从建衡伯府千挑万选把她们带出来！”

杨氏是建衡伯府第五女，亦是最小的嫡女，自小得母亲疼爱，娇生惯养。后嫁入薛家，丈夫薛子明性情温和，对她更是百般呵护。她嫁过来第三个月怀孕，生女薛东琳，一年后又生子薛华逸。

三年抱两，薛府虽人丁兴旺，老夫人也是格外看重的。她是老夫人幼子的媳妇，不需主持家中中馈，老夫人又是慈爱性子，对杨氏很宽容。她一辈子没有吃过苦，直到被九岁的薛东瑗算计。

薛东瑗生母姓韩，亦是盛京望族，她外公在先帝时官至工部尚书。

韩家在盛京颇有名气，除了他们家门风严谨清廉，便是韩家子嗣都很漂亮。

特别是到了薛东瑗母亲这一辈，几个女儿个个国色天香。

薛东瑗越来越大，眉眼间越来越像韩氏。个子高挑，肌肤雪白，鼻梁笔挺，樱唇微翘，最最出彩的，是她那双遗传自韩氏的眼睛。她斜长眸子微挑，自有风流媚态，勾人魂魄。

东瑗六岁的时候，杨氏有天去看她，她午睡初醒，云髻蓬松，肌肤粉润，懵懂眸子流转着迷离的娇慵，杨氏瞧着就浑身发酥。

特别是她樱唇轻启，声音甜腻娇柔喊了声母亲，叫得人筋骨都软了。

杨氏回去后，满脑子都是她那媚态。

这还得了！

这么小的年纪，就如此美艳！她这模样，女人看了都心动，男人见了，还不对她百依百顺？

杨氏忧心忡忡回去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咱们这样的人家，来往都是皇亲贵胄，要是有一个不慎，被外男瞧见了她的模样，要讨了这门亲事，可怎么办？普通人家还好，要是不幸被王爷皇孙瞧见，非要去，难道薛家敢不给？有个名分也罢，要是被兴平王那种荒淫无道的讨去，薛家既不敢得罪他，自然要给的。给了，伤的可是家族的体面。到时，老夫人不说她不本分，只说我没有教好女儿！”

大嫂、二嫂当时笑她太过于谨慎，杞人忧天了。

杨老夫人却脸色肃穆，道：“你所思虑不无道理。那孩子我也见过几次，长成她那样，太过艳丽了，不得不防。要是她做出丑事，都是你这个继母的过错……还会连累琳姐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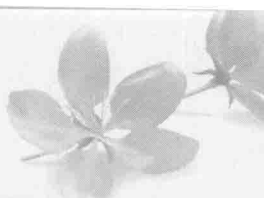
是啊，要是薛东瑗做了丑事，别人还以为杨氏教女无方，薛东琳的名声跟着受损！

杨老夫人想了想，道：“你要服侍姑爷，又要照顾琳姐儿和逸哥儿，总是防着她，岂不是要三首六臂？与其这样，不如主动一些……让薛家上下都知道，她不仅仅长得狐媚，性子亦轻佻，不服管教，将来不管她出了何事，薛家算不到你头上。”

杨氏大喜。

回来之后，便跟身边得力的妈妈商议，最后把自己身边的两个二等丫鬟木棉和杜梨换给东瑗。东瑗的乳娘汤妈妈虽不是杨氏的陪房，亦不是韩氏的，很好收买。

就这样，三年下来，薛东瑗轻佻粗莽的性子名声在外，阖府上下都避着她，杨氏心情甚悦。



哪里想到，她九岁时从树上摔下来，昏迷了三天就突然醒来，看着杨氏的神情很奇怪。她躺在床上，杨氏却感觉她的目光深敛，看不出一点情绪，不似少女的欢快与单纯，令人发怵。

她当时没有深想。半年后，就出事了。

先是杨氏努力培养的汤妈妈被撵了，老夫人还私下里言辞告诫她一番，说她疏忽了对东瓊的照顾，把汤妈妈那种毫无德行的放在嫡小姐身边。

没过几个月，木棉和杜梨被卖到娼寮。

老夫人一向宽容，把做错事的下人打个半死，还要卖到娼寮，是第一次。杨氏也是第一次知道老夫人手段如此果决强悍。

第二天薛老夫人当着家里的妯娌教训她，言语里，句句暗示杨氏迫害东瓊，这才是杨氏一生中受过最大的屈辱！

她从未这样失过体面！

这些话，杨氏自然不会跟自己的二嫂说。

她只是很气愤说汤妈妈、木棉和杜梨误会了她的意思，对东瓊出手，结果薛老夫人把账算在她头上，一副无辜模样。

杨二夫人听了心中直笑。当时婆婆给杨氏出主意，并没有避讳她和大嫂，难道杨氏没有听进去？见杨氏把过错都推给下人，杨二夫人明白她不想多谈这个话题，随着她的意思，把话题绕开。

东瓊坐在老夫人东次间临窗的炕上练字，一练一下午，既不烦躁，亦不喊累。

老夫人睡了两刻钟便起来，正好二夫人带着五小姐薛东蓉过来问安。

外面天色越来越沉，没过半盏茶的工夫就下起雪来。

“今年的雪可真大……”二夫人愁苦道。

五小姐薛东蓉却笑：“瑞雪兆丰年，明年定是风调雨顺……”

老夫人最喜欢听这种乐观的话，当即笑起来，问了冯氏和薛东蓉几句，就道：“外面下雪，天怪冷的，你们娘儿俩陪我摸牌，晚上留在这里吃饭。”

二房的二老爷病逝将近十年，二夫人冯氏有一子二女。儿子薛华轩在薛家兄弟中排行老三，前年外放四川知府，带着妻儿上任，不准备回京过年；一个女儿叫薛东婷，薛家姐妹里排行老四，四年前嫁到定远侯府，成了定远侯的第三儿媳。

另外一个女儿，便是五小姐薛东蓉。

薛东蓉今年十七岁，尚未出嫁，是薛家的老姑娘。她娴静和善，薛府上下都很喜欢她。

五年前她跟陈国公府的世子爷定了亲。陈国公府是四皇子的外家，先帝晚年体弱多病，四皇子起了弑父篡位的歪念，陈国公府帮衬着。计划落败后，陈国公府被抄家灭族。

薛家是太子的外家，自然划清界限，主动退亲。当时风头不好，薛家不敢给五小姐再议亲，拖了两年。然后就是国丧，一直耽误至今。如今二房，只有冯氏和五小姐薛东蓉，老夫人可

怜她们母女孤寂，总是留她们母女在身边说笑。

一听要摸牌，薛东蓉附和笑：“好啊。”然后看了眼在一旁安静练字的薛东瑗：“九妹也来。”

薛东瑗抬头，盈盈照人的眸子滢动，微带着赧道：“我不会……”

老夫人也道：“不要她。她不会摸牌，跟她摸牌累死了，总是要等着她……”

冯氏和薛东蓉都笑。

听说老夫人要摸牌，老夫人房里的管事妈妈詹妈妈就吩咐丫鬟在厅堂支起牌桌。

老夫人就喊詹妈妈：“让宝巾她们伺候，你来凑个席。”

詹妈妈没有推辞，便跟着凑了数。

她们在厅堂摸牌，不时有老夫人的笑声传到东次间。东瑗依旧安静一笔一画写字。

两圈没有打完，听到丫鬟说老侯爷回来了。

老夫人笑：“今天回来挺早的……”

然后外面窸窣窸窣裙摆移动的声音。

东瑗放下笔，起身下炕。在一旁伺候的橘红忙帮她穿鞋。

镇显侯是东瑗的祖父，三朝元勋。新帝登基后，感念薛老侯爷的功勋，封他为当朝太师，以示新帝对老臣的恩宠。虽是三公之首，却并无实权。

六十多岁的薛老侯爷身体健朗，紫红色御赐蟒袍玉带，格外精神。他脸颊黧黑中微带着健康的红润，看着儿媳妇和孙女等人，笑着让她们起身，道：“摸牌呢？”

老夫人由詹妈妈扶着，道是。

“你们继续玩……”老侯爷声音洪亮有力，然后转身去了净房更衣。

丫鬟们忙去服侍。

老夫人便道：“离吃饭还有一个时辰呢，侯爷要去书房的，不妨事，咱们继续……”

几个人又坐了回去。

东瑗也回东次间继续练字。

片刻，薛老侯爷从净房出来，看到乖巧的东瑗，便笑着坐到她对面的炕上。

东瑗忙起身行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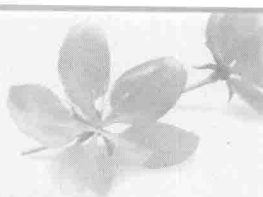
老侯爷让她坐下，然后拿起她的字看。

“进益了……”老侯爷点头，“字越写越好……”

这样的夸奖有些违心，东瑗的字真的不敢恭维。她讪然笑了笑，道：“我一直在练，先生说锋锐有余，圆润不足，不像女子的字体，让改改……”

老侯爷又看了一眼，哈哈大笑：“谁说女子的字就一定要娟秀？我瞧着瑗姐儿的字饱满苍劲，甚好！”

东瑗汗颜。因为是自己的孙女，老侯爷自然觉得好，外人可不会这样认为。字如其人，写了一手这么粗犷的字，旁人看了，只怕嫌弃她不够温婉贤良。



这个时代背景下，女子的品德之一，便是谦恭。如此霸气的字，与女子美德背道而驰，东瑗不得不努力改进。

老侯爷又问了她的学问，两人说了半天的话，他才去书房。

晚上吃了饭，东瑗辞了老夫人和老侯爷，带着丫鬟回了她住的拾翠馆。

东瑗等人告退后，原本笑呵呵的老侯爷脸色一瞬间阴沉下来。

老夫人瞧着，便知道他有事要说，遣了屋里服侍的，自己给老侯爷倒了杯热茶，复又坐在他的下首。

“今日下了早朝，皇上把我叫去御书房，说了三个时辰的话，还让御膳房赐了午膳……”老侯爷的语气很沉闷，甚至有些沉痛。

老夫人心中咯噔一下。

“皇上跟侯爷说什么了？”老夫人心中大震，却很快敛了情绪，声音平静慈祥。岁月沉淀，她早已练就处变不惊的淡然。

老侯爷瞧着，欣慰一笑，刚刚的阴沉减轻了三分。

“皇上让我讲解司马文正的资治通鉴……”老侯爷深深叹了口气，“我不知皇上何意，他一篇篇问，我就一篇篇说。刚刚坐下来不过两盏茶的工夫，萧国公就来了。”

萧国公，是指皇后的父亲萧衍飞，官拜三公之一的太傅。

先帝在世时最看中兵部尚书萧衍飞，把他的幼女封为太子妃。晚年时又怕诸位皇子篡位，太子应付不过来，就把萧衍飞提为当朝太傅，一来辅弼君主，二来辅助太子顺利践祚。

太子成为元昌帝，萧国公依旧是太傅，他的女儿成了皇后。

薛老夫人听着老侯爷话里话外暗含深意，略微思量，便道：“皇上和侯爷在御书房说话，不过两盏茶的工夫，萧国公就赶去了……皇宫深院，皇上已经不能当家作主了……”

最后一句，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薛老侯爷却很认真地颌首，并不责怪老夫人僭越。女子议论朝政，有失本分，可老侯爷早年就习惯了老夫人的睿智与精明，不管朝中任何大事，总是愿意与老夫人谈谈。

老夫人少时跟父亲在任上长大，充当男儿教养，史书比老侯爷还要熟悉，针砭时弊精辟准确。

“萧国公官拜太傅，手握军政大权，党羽遍天下，朝堂早已是他一手遮天，比三年前还要嚣张。如今，不仅仅是朝堂，就是皇家大院，御林军十有八九是萧国公的人……”薛老侯爷口吻里暗携几丝愤然。

老夫人静静替他续了杯热茶。

“皇上让我讲解史书，我就讲。我讲了三个时辰，萧国公在一旁坐了三个时辰。快要午膳的时候，皇上说皇后最近身体不好，让国公爷去瞧瞧。萧国公才离去。他一走，皇上就望着我说，‘镇显侯爷，这御书房快要姓萧了，朕叫什么元昌帝，改叫汉献帝好了！’”薛老侯爷将手里茶盏重重搁在茶几上。

老夫人眼角直跳。

汉献帝，被曹操捏在手掌的那个傀儡皇帝？

“侯爷怎么说？”老夫人声音发紧。

薛老侯爷道：“我能怎么说？我只得装傻问皇上，刘皇叔何在，孙仲谋何在……”

老夫人脸色有些苍白，嘴唇微微翕动。

朝廷争斗向来残酷，哪怕是百年世家，一朝不慎就抄家灭族。

老侯爷一生谨慎，临到晚年却要卷入这样的纷争里？

老夫人心惊肉跳。

“皇上倒也没有抓住不放，让我陪着用午膳，就闲谈家事，把我当成长辈诉苦。他说，皇后身子不好，多年未孕，又对后宫其他妃嫔手段狠辣，早失了母仪天下的德行。明年，皇上践祚满三年，五月里要广选佳丽充盈后宫。还说二皇子天资聪颖，秉性纯良，薛贵妃贤德宽厚，恭谦温和……”薛老侯爷看了看老夫人，眼梢的疲惫再也掩饰不住。

老夫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皇上在贿赂薛老侯爷！先说皇后失德，又说薛贵妃品行优良，二皇子聪慧纯良，是想告诉薛老侯爷，如果他能辅助皇帝铲除萧国公，他就会废了萧皇后，立薛氏东婧为皇后，封薛贵妃之子二皇子为太子。

还说明年要广选后宫，是说薛家倘若还有女儿，可以送进宫做皇妃。这样泼天的恩情抛下来，任谁都会被打动吧？可狡兔死走狗烹，萧国公倘若被铲除，整个朝堂之上，还有谁权势大得过薛老侯爷？

功盖天下者身危！

“侯爷！”老夫人再也镇定不了，“您不能……”

“我明白，夫人放心。皇上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都在装傻充愣，没有答应任何事。”薛老侯爷拉过身后的引枕，斜斜依靠着，“我十五岁丧父，世袭了镇显侯，历经三朝，什么风浪没见过？到了这一把年纪，只盼儿孙福泰安康，家族兴旺，朝中之事早无兴致。若不是贵妃娘娘多次召见，说新帝登基，让我看在二皇子和她的分上，辅佐几年，我早就退隐田园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才是我这把年纪应做之事啊！”

老夫人提在胸口的那口气，才缓慢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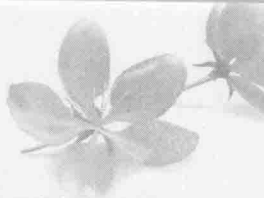
“贵妃娘娘那里，要叮嘱几句：此前最要紧，就是隐忍！”薛老侯爷继续道，“只要她和二皇子能忍，愿意伏低做小，这场风浪过后，他们母子便是锦绣前程！”

薛老夫人道是：“过几日腊八，我给贵妃娘娘递牌子，进去看看他们母子。”

说罢，她又微微蹙眉：“可皇上不会轻易便放过侯爷的。萧国公不除，皇上寝食难安，他能倚仗的，也只有咱们这些外戚……”

她尚未说完，发觉薛老侯爷脸上的笑意有些狡黠。

“您想到了法子？”老夫人也笑。



“我临出宫的时候，看到皇上身边的御前行走盛修沐，问他今年几岁，成亲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就跟皇上说，该给盛大人指门亲事，我们家好几位姑娘待字闺中……皇上和盛大人很吃惊，估计盛大人回去要跟盛侯爷商议，明日早朝再说吧。”

盛侯爷，是指盛昌侯盛文晖，兵部尚书。

元昌帝的后宫妃嫔中，皇后之下只封了两位贵妃，除了二皇子生母薛贵妃，就是三皇子生母盛贵妃，盛昌侯府的大小姐！

薛老侯爷口中的盛修沐盛大人，是盛昌侯第三子，御前四品带刀侍卫。

表面上，薛老侯爷的主意很不靠谱。可仔细思量，堪称一绝！

萧皇后倘若被废，后宫里能封后的，大约只有二皇子的生母薛贵妃和三皇子的生母盛贵妃。为了太子和后位，薛家和盛家必成仇！就算不废后，只要皇后无子，太子就会从二皇子和三皇子中二选其一。为了东宫之位，薛家和盛家必然是一番恶斗。

就算没有萧家，薛家和盛家为了各自的权益，永远不可能成为盟友！

现在萧国公架空了皇帝权势，还威胁到了皇家内院皇子和妃嫔们的安全，薛家担心薛贵妃和二皇子，盛家同样担心盛贵妃和三皇子。

有了共同的敌人，薛老侯爷提出和盛家结盟，他们很可能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

等到萧国公被铲除那天，共同的敌人消失，薛家和盛家的结盟亦会自然瓦解，皇帝不需要担心新的党羽出现，架空皇权。

“侯爷，您太阴险！”薛老夫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样的主意，怕是皇上都不敢想！”

薛老侯爷也笑：“如今的形势是如履薄冰，先把盛氏拉过来搀扶一把，等挨过这个艰难时期再斗不迟！盛昌侯是聪明人，他定会明白我的意思，这门亲事大约会成。等明日我得了准信，你再思量下，咱们家哪位姑娘嫁过去……”

然后话题就转到了家里尚未定亲的姑娘身上。

“大房、三房、四房的姑娘全部嫁了，适龄的，只有二房的小五蓉姐儿，五房的小九瓊姐儿，小十婉姐儿、十一姝姐儿，十二琳姐儿……”老太太仔细跟老侯爷说着家里的待嫁的孙女，“婉姐儿和姝姐儿是庶出，盛家怕是不同意，就只剩下蓉姐儿、瓊姐儿和琳姐儿……”

“瓊姐儿就不必考虑了。”薛老侯爷道，“你想想是蓉姐儿和琳姐儿哪个合适……”

薛老夫人微愣。

“怎么，你们定了瓊姐儿？”她的声音有些紧。

薛老侯爷望着老夫人，亦目露诧异：“你以为呢？”

“当然是蓉姐儿！”老夫人骇然，“不是定小五蓉姐儿，当初为什么和陈家说亲？那时老大明知陈家可能谋反，还把蓉姐儿说给陈国府的世子，不就是想名正言顺把蓉姐儿留下来吗？”

薛老侯爷也有些诧异：“可我听老大和小五的意思，他们是定了瓊姐儿的……你又把